

基于“辛能行散,温能助阳”探析辛温药的治疗功效

满 天¹ 王成祥¹ 姬永宽² 张 山¹ 聂天旻¹ 于会勇¹

(1.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呼吸科,北京 100029; 2.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,北京 102488)

【摘要】辛温药在古籍中广泛应用于疫病的防治,而对辛温药治疫的机理缺少系统解读。中医学认为疫病病机为正气不足,外感毒邪,兼夹秽浊、热毒等而发病。本文参考古代本草著作,整理具有治疗作用的辛温药,从“辛能行散,温能助阳”的性味理论出发,归纳出辛温药在治疗过程中发挥温通阳气、消导阴浊、开通心窍功效。疫病病机复杂,种类多样,通过明晰辛温药治疫机理,在治疗中辨证地应用辛温药味,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医药治疗疫理论。

【关键词】辛温药;疫病;辟秽;扶正祛邪

DOI: 10.16025/j.1674-1307.2023.01.016

疫病是指一类具有传染性和流行性特点的疾病总称,亦名疫疔、瘟疫、时疫、毒疔等^[1]。《说文解字》谓“疫”为“民皆疾也”;《素问》曰:“五疫之至,皆相染易,无问大小,病状相似”“厉大至,民善暴死”,强调疫病的严重性。辛温药曾作为治疫的一类主要用药,在疫病防治中被广泛运用。基于中医学对感染性疾病的认识变迁,现今疫病的部分中医治疗也存在偏用寒凉的现象^[2]。通过明晰辛温药的治疗功效,可以拓展临床防治疫病的用药思路,为疫病的治疗提供理论参考。

1 疫病的中医病因病机

对疫病病机的阐释,多围绕外感致病、毒邪发病,及正虚兼夹秽浊的病理特点展开^[3]。《伤寒论·伤寒例》谓疫病因属“时行之气”;巢元方《诸病源候论》认为疫病的病因为“乖戾之气”,因“岁时不和,温凉失节”而发病;葛洪《肘后备急方》曰:“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”,提出“鬼毒”之说,认为“毒厉之气”染病最为剧烈凶险。吴又可《温疫论》指出温疫为感受天地间“异气”且自口鼻传入,正虚则易发病,而治疗以驱邪为本;吴瑭《温病条辨》认为“温疫者,厉气流行,多兼秽浊”。疫病总因正气不足,由外感毒邪致病,兼夹秽浊、热毒等而发病^[4]。

2 辛温药治疫的古代应用

“辛能行散,温能助阳”理论源于《黄帝内经》,意即辛温药能发挥行散温阳之功效,扶正祛邪,温通阳气,化散秽浊,以调达气机升降,调整脏腑功能。在晋唐即普遍将辛温药运用于疫病防治,如晋·葛洪《肘后备急方·治瘴气疫疠温毒诸方》中有9首有方名的治疫方剂,均应用辛温药以治疫;唐·孙思邈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中36首“辟温方”,用药频次以辛温为多^[5],药味达18种,涉及辛温药治疫的方剂10首;唐·王焘《外台秘要》在“辟温方”“天行病方”等篇目中也载有许多辛温治疫方剂;《伤寒总病论》《三因极一病证论方》等后世方书辟疫篇章对此也多有沿用。

3 辛温药治疗功效

古籍中所载治疫方剂,主治涵盖寒、温、暑热、湿热、瘴、湿疫等多种疫病,方中或以辛温药为主治疫,或通过配伍达到治疫效果,如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圣散子、十神汤适用于寒疫,吴又可达原饮治疗湿热疫病邪伏膜原证等。结合本草文献的记载,南朝梁·陶弘景撰写的《本草经集注》在内容上继承并丰富了《神农本草经》的药物种类及功效;《本草经集注》中保有完整的四气五味理论,为从性味功效解读辛温药治疫提供了文献基础。《本草经集注》原文所涵盖的辛温药治疫功效大体包含“温中散寒”“祛风逐

基金项目: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(82074389);北京中医药文化资源调专题项目(WHZX-2020-94)

作者简介:满天,男,25岁,硕士研究生。研究方向:中医药防治呼吸系统疾病。

通信作者:于会勇,E-mail:yhy63@126.com

引用格式:满天,王成祥,姬永宽,等.基于“辛能行散,温能助阳”探析辛温药的治疗功效[J].北京中医药,2023,42(1):63-65.

邪”“杀鬼辟邪”“开窍醒神”“祛湿利水”“消痰祛秽”六种，具体的药物功效含“除寒”“祛风”“杀鬼”“利九窍，通神明”“除湿逐水”“除痰去臭”等，药如肉桂、干姜、附子、豆蔻、防风、葱白、麝香、天麻、细辛、菖蒲、芫花、皂荚、半夏、槟榔等。而治疫方剂中常有上述药物联合运用的现象，如《肘后备急方》老君神明白散用桔梗、乌头“温中”和附子、细辛“祛风”，二者配伍，温通阳气、扶正祛邪；又如《备急千金要方》雄黄散用鬼白“杀鬼”配菖蒲“开窍”，外祛鬼邪、内醒神志。

从辛能行散、温能助阳的性味出发，并结合疫病病机，对上述辛温药的药效进一步归纳，总结概括为：温通阳气、消导阴浊、开通心窍三类，即围绕疫邪所产生的病理状态和病理产物，辛温药温热辛通之性，作用在里则温中散寒，在表则祛风逐邪；辛温作用于湿浊阴邪，偏于清稀的水饮则祛湿利水，偏于厚浊的痰秽则消痰祛秽；辛温作用于神志则开窍醒神，治“鬼物”伤心神、神机失用而致神志冒昧错乱、昏蒙不清^[6]。

3.1 温通阳气——扶正祛邪、防邪内陷、通畅气机

辛温药治疫与疫病病机密切关联。在疫病的发生中，患者正气亏虚是受邪及发病的内因，吴又可《温疫论》谓：“本气适逢亏欠，呼吸之间，外邪因而乘之”强调正虚容易受病，而如果患者“气血两虚……忽又加疫，邪气虽轻，并为难治”，以“正气先亏，邪气自陷”之故也。故治疗上需鼓荡正气以逐邪，即叶天士所谓：“外邪宜辛胜”^[7]，辛温药温通阳气以“温中”扶正，“祛风”以抗御外邪，其扶正祛邪功效往往以“取汗”为标准，《景岳全书》曰：“凡伤寒瘟疫，表证初感，速宜取汗”^[8]，如《温病条辨》用桂枝汤治温疫表证。张景岳治“四时瘟疫”初感，主以“败毒散或荆防败毒散”，以辛温药为主温中兼祛风，以温通阳气而畅汗，佐苦平风药，以通阳燥湿、解表达邪。此外，临床亦常用人参、黄芪、党参、甘草等甘苦微温益气之品配伍辛温祛风药，补正气、资化源，以温补通散、祛邪外出，如人参败毒散、玉屏风散等。

针对疫邪传变、内侵脏腑，辛温药温通阳气可助阳气升发，以托毒外出或防止疫毒内陷，达到逆流挽舟的效果，常用药物如人参败毒散，其

也作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经方防治方案中的群体性治疗方，应用于轻型、普通型患者及预防性用药^[9]；其他应用如《温热暑疫全书》^[10]举斑汤中白芷一味治斑毒内陷；《伤寒瘟疫条辨》^[11]芳香饮中荆芥、陈皮治肺胃火毒不宜等。

杨栗山谓：“温（瘟）病得于天地之杂气，怫热在里”^[11]，温热类疫病因郁热难解而见发热，辛温药温通阳气以宣畅气分邪热；通过凉药配伍辛温以温通，可以达到畅热而不煽动风火，清热而不阻遏气机的效果，如清·郭志邃《痧胀玉衡》清凉至宝饮^[12]方中细辛剂量“倍加”用于治疗痧热。

3.2 消导阴浊——逐秽避疫、化散浊毒、通利毒邪

疫邪多夹杂秽湿致病，《张氏医通》谓：“时疫之邪，皆从湿土郁蒸而发”^[13]，或因山岚瘴气、雾露润泽、尸秽粪污而发病流行，因而古代防疫用药，多以辛温化浊配开窍之品以内醒神志、外祛秽浊，如《周礼》焚莽草以攻祟、《备急千金要方》用川芎、白芷、藁本粉身以外防疫邪；且疫病从化多内生秽浊毒邪，《伤寒总病论》谓：“凡瘟疫之家，自生臭秽之气”，以秽气为疫病传染流行的途径，故《肘后备急方》赤散方用皂荚、细辛等纳鼻中，以免外受秽气传染；度瘴散用蜀椒、乌头合酒服以内化秽浊、逐秽避疫。

疫病因病患正气不济、秽浊内生而见湿秽内蕴、交结难解，王孟英谓之为“清浊不分，三焦相混”^[14]，治疗上用辛温化散浊毒或通利毒邪^[15]。“化散”以温化湿浊于内，如《鸡峰普济方》圣泽汤治疗伤寒时行疫疠，用草豆蔻、菖蒲、半夏、藿香以化浊，合附子、藁本、细辛、高良姜温通阳气，以内消阴浊秽湿、助阳化气；“通利”以通利湿秽于外，如：飞马金丹治湿温浊毒内伏，用巴豆霜、木香、陈皮等消导兼施，服取吐泻。

3.3 开通心窍——内开心包、醒明神志、杀鬼辟邪

清·林佩琴《类证治裁》谓：“疫为秽浊之邪，若熏蒸热痰，蒙蔽心包，则神识渐昏”^[16]，如瘴疫之秽气侵蒙所见“实时昏闷”，温疫因“邪入心包”见诸神志病变；此外，“湿蒙心包”“热闭心包”“热结在腑，上蒸心包”等疫病兼症，都以邪犯心包而见神志异常。心包受闭则需开窍药引经以解之，用药如麝香、木香、菖蒲、皂荚、细

辛等；属热闭者则佐清心涤痰之品，如雷氏祛热宣窍法用鲜菖蒲合连翘、犀角、川贝母；叶天士治“疠邪入膻中渐干心包”，用菖蒲以佐犀角、银花、郁金，兼进至宝丹，以“内通心窍，搜剔幽隐”^[7]。

所谓“鬼邪”致病，系存在环境传播或宿主传染的流行病现象，“鬼邪”多在阴寒秽浊环境中出现^[17]，且“鬼物”致病当属秽邪袭人、邪伤心窍、神机失用产生的神志症状，故在“杀鬼”方中常见辛温药的运用，如《肘后备急方》虎头杀鬼方中的皂荚、芫荇、菖蒲，《千金翼方》在此基础上加白芷、川芎、桔梗、天麻等^[18]。在内伤疾病治疗中，辛温药也发挥着开窍醒神的功效，如通关散之皂荚、细辛，治卒中风邪，昏闷不醒；解语丹之木香、菖蒲，治心窍闭塞、言语不利等。

4 小结

基于“辛能行散，温能助阳”理论，辛温药物在疫病防治中，可发挥温通阳气、消阴导浊、开窍醒神的功效；在古代疫病处方中，辛温药被单独应用或配伍甘温、苦温、苦寒、辛凉、甘寒、淡渗等药味，发挥解表、逐邪、辟秽、畅热、醒神等治疗作用，用以治疗寒热疫病所见阴寒偏盛、湿浊秽毒、心包内闭及邪毒内陷等证。总之，疫病复杂且兼症、变症种类多样，在组方、配伍中辨证使用辛温药味，对于疫病的临床治疗思路和实践途径有一定的拓展作用，丰富和发展了中医药治疫理论。

参考文献

[1] 管琳玉, 肖永芝. 古代中医药防治疫病探讨[J]. 中国医

药导报, 2022, 19(12): 120-123.

- [2] 董正平, 肖相如. 外感病滥用寒凉的原因分析[J]. 中华中医药杂志, 2012, 27(5): 1238-1240.
- [3] 姜立娟, 马源, 魏岩, 等. 中医疫病源流及理论发展[J].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, 2022, 38(4): 359-362.
- [4] 庞博, 姜晓晨, 刘睿翔, 等. 施今墨学术流派防治病毒性传染病经验[J]. 北京中医药, 2020, 39(2): 119-125.
- [5] 卢芬萍, 呼兴华, 高原, 等. 《千金方》“辟瘟”用药规律及方法探析[J]. 陕西中医药大学学报, 2022, 45(1): 15-18.
- [6] 冯松杰. 略论鬼、邪、毒[J]. 陕西中医, 1999(5): 239.
- [7] 叶天士. 临证指南医案[M]. 北京: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 2008: 269-270, 553.
- [8] 张介宾. 景岳全书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1991: 273.
- [9] 黄煌, 姚一中, 刘金洪, 等.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(COVID-19)经方防治推荐方案(国际第1版)[J]. 江苏中医药, 2020, 52(6): 1-7.
- [10] 周扬俊. 温热暑疫全书[M]. 上海: 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, 1993: 63.
- [11] 杨璿. 伤寒瘟疫条辨[M]. 北京: 中医药科技出版社, 2019: 24, 205.
- [12] 郭志邃. 痧胀玉衡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1995: 64.
- [13] 张璐. 张氏医通[M]. 北京: 人民卫生出版社, 2006: 31.
- [14] 王士雄. 温热经纬[M]. 北京: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 2019: 40.
- [15] 张铃奥, 黄钲淇, 刘果. 祛秽解毒理论在中医疫病治疗中的运用[J].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, 2022, 38(6): 598-601.
- [16] 林佩琴. 类证治裁[M]. 北京: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 2011: 40.
- [17] 胡梧挺. 鬼神、疾病与环境: 唐代厕神传说的另类解读[J]. 社会科学家, 2010(7): 148-151.
- [18] 孙思邈. 千金翼方[M]. 北京: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 2011: 133-134.

Effect of pungent-warm herbs for epidemic diseas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ungent herbs for dispersing and warm herbs for strengthening Yang

MAN Tian, WANG Cheng-xiang, JI Yong-kuan, ZHANG Shan, NIE Tian-yang, YU Hui-yong

(收稿日期: 2022-09-06)